

筆記小說大觀

集

古今紀要逸編

宋黃震著

進步書

臨漢隱居詩話

宋魏泰著

局校印

宋 黃震著

古今紀要逸編

上海進步書局印行

古今紀要逸提要

宋黃震撰震有古今紀要十九卷撮舉諸史括其
綱要上自三皇下迄哲宗元符辭約事賅是編紀
理度兩朝事為震在史館所得於見聞者亦云古
今紀要未審其命名何意也載史嵩之丁大全賈
似道等獨見詳盡賈氏旣敗震遂輟筆思深慮遠
蓋有微意存乎其間雖曰逸編頗有良史風焉

古今紀要逸編

宋慈溪黃震東發著

理宗初即位。仍委舊輔史彌遠。淵默十年無為。彌遠薨。端平元年甲午。始親政。相鄭清之。收召一時知名士。布之朝。號稱更化。然斥逐彌遠黨人。雖盡。清之。開邊誤國。中外反益大耗。明年。遂並相喬行簡。尋又相崔與之。不至。又明年。因宗祀大雷電。上乃逐清之。獨相行簡。行簡得政。分邊防。委李鳴復。分財用。委余天錫。人猶惑焉。嘉熙三年。行簡請老。優以平章重事。而相李宗勉。宗勉清儉有時名。中外方賀得人。未幾。不幸以疾薨。越明年。歲在庚子。召都督史嵩之入相。嵩之尚權術。用濮斗南劉晉之。而尤忌杜範之賢。淳祐四年甲辰。丁父憂。置急遞。移朝事。決之家。而留范鍾為相。塞賢路。以謀起復。徐元杰在經筵。首沮其議。上素注意杜範。每比之司馬公。至是。乃親擢範為相。傾心委任之。時範已病。亦力疾思報。條革時弊。善類相慶。都人驩呼載道。天下方欣。盼望太平。會範疾甚。為相纔八十日。薨。游侶以謹愿繼之為相。嘗置國用房。謀檢計財用出入。不果成。嘗相趙葵。不拜。侶罷而清之再相。自丁未迄辛亥。五年間。奄宦董宋臣之爭。以蹟貨蠱探。所誤。又不止國事矣。至謝方叔。吳潛。董槐。程元鳳。

相繼為相。皆無能救其弊。方方叔子弟招權。誤用余誨帥蜀。殺王惟忠無罪。公論尤少之。潛雖素有才望。不喜任術。上不甚親信。惟槐清勤有守。元鳳有度量而太樸茂。引丁大全同列。為大全孩悔而奪之位。斥辱士大夫。聚羣小掊斂。苛急如沸。又佯狂衣冠。舉動皆怪。遇事率諧謔。天下目為丁風。卒致己未秋金兵偷渡。幾危社稷。以敗死。吳潛再相。金已渡江。上與共艱難。拯憂危。而所用無一善類。事定。賈似道由督視入相。怒潛。嘗欲置諸危地。潛亦以貶死。然天下冤之。似道既殺潛。威福益張。自是專國柄。歷三朝。稱元老。自拜平章。而輪宰相為之掌印。聚流俗工為四六者。日夜歌功頌德。比之周公。以至亡身危國。而不知。則又理宗後事矣。

賈似道始生之日。錢唐宰郭應酉。以詞賀之。序語云。峻極于天。誕彌厥月。綵衣廊廟。昔無一品之曾參。袞繡山林。今有半閑之姬旦。蓋賈有所生母。朝命封兩國。賜號壽賢。而築新亭于葛嶺私第。扁曰半閑故也。其結聯云。日長門館。坐對南北峰之高。時游廟堂。盡付東西廳之間。賈甚稱賞。遂除官告院。既而語客曰。此詞固佳。安得有著綵衣周公乎。識者謂晉楚之富。不可及也。曾子猶曰。我以吾仁。我以吾義。是豈較一品者。周公思兼三王。坐以待旦。又豈至半閑者哉。東西廳見韓魏公傳。若南北峰

殆俗語耳。豈一時偶阿其所好耶。詞云。捷書連晝。甘灑通宵。新來喜。沁堯眉。許大擔當。
人聞佛力須彌。年年八月八日。長記他。三月三時。平生事。想天和天語。不遣人知。一
片閑心鶴外。被乾坤繫定。虹玉腰圍。闔雲邊。西風萬籟吹齊。歸舟更歸何處。是天
教家在蘇堤。千千歲。比周公多箇綠衣。○三月三。蓋頌庚申歲草坪之捷。歸舟乃船
齋名也。

理宗隆準龍顏。性天明達。表章正學。排黜異端。肆筆成章。皆該至理。三代以還。帝王
講學者。皆所不如。杜範清苦忠愛。一念致君。為上所傾信。亦近代君臣遇合之所未
有。而天不憖遺。寂無他倚。以致國家卒罹愴人之禍。尚忍言之。痛不言。忍而言之。其
致變之畧有三。宰相也。臺諫也。邊閫也。宰相職在進賢退不肖。以佐天子。而宰相非
人。至以公朝之官爵。為私門之商貨。使請價而得布滿中外者。皆次第取貨之小人。
致變一也。臺諫職在為天子耳目。以彈劾宰相之非才。而臺諫非人。至以公朝之執法。
為私門之吠犬。使天子不得有為。而一惟宰相之私。致變二也。邊閫職在與天子分
閫而治。死守封疆。以長保塞上之安。而邊閫非人。至以三軍死生。國家安危所寄之地。
為承受中朝權貴。應副人情。私囑之奴僕。使邊防蕩然。敵至如入無人之境。致變三

也。三者致變。而狄之變始烈。國家仁厚。社稷靈長。已。三與狄為鄰。契丹先嘗寇我。先滅女真。繼嘗寇我。又滅。迨今韃靼始毒我尤甚。初。韃靼與女真同種。皆靺鞨之後。其居混同江之上者。曰女真。其居陰山之北者。曰韃靼。韃靼之近漢。尚能火食者。曰熟韃靼。其遠于漢。惟事射獵以為食。逐水草以為居。視草青為一歲者。曰生韃靼。生韃靼有二。曰黑。曰白。而今咸者。曰黑韃靼。黑白初皆事女真。黑韃靼至咸。沒真。叛之。自稱成吉思皇帝。又有蒙古國者。在女真東北。金亮時。與韃靼並為邊患。至我嘉定四年。韃靼始併其名號。稱大蒙古國。韃靼于是始大。而咸沒真。為韃靼始興之主。嘉定五年十一月。咸沒真留大酋撒曷國。女真于燕京。而身督三道兵。分取河東。河北。山東三路。九十餘郡。數千里生靈。為其殺戮殆盡。惟有大名。真定。青。鄆。邳。海。順。通州。堅守未破。六年二月。金兵回至燕京。乏糧餓死亦十三四。女真事之以少女。乞和。韃靼退百十餘里。至居庸關。凡所掠三路少壯男女數十萬。盡殺之而去。是年五月。女真避之。假息我舊京。開封七年七月。夏人遣使求我夾攻。蜀帥董居誼不之報。十月。女真來督歲幣。十一月。遣聶子述與和。侍郎劉爚以下。與太學諸生。皆爭稱不可。真德秀言。勢可以報而反助之。皆不聽。八年。韃靼再南下。破燕京。破潼關。山東羣盜為

亂。女真地勢益蹙。始謀窺我江淮。十年四月寇京西。十二月寇四川。十一年李全雖
困亂以山東歸我。十三年夏人再謀夾攻。皆敗。自是無歲不入寇。西陷鳳州及興元。
中陷蘄黃。東亦圍及滁濠。李全尋亦反噬。辛卯歲春。雖幸其自斃。鄭損是歲方且棄
蜀三關。國勢日益岌岌。柄國者惟務掩覆支持。外恃鎮靜。韁靼迫逐女真至蔡州。遣
使邀我夾攻。會舊相薨。新相鄭清之。銳意乘機遣邊帥孟珙共滅之。韁靼歸我俘獲。
使薦太廟。以雪前恥。夫以我之積弱如此。韁靼之方強如彼。我因人之力如此。韁靼
稱功于我如彼。使善與交。尚虞後難。清之反背約。乘虛欲襲取其無人之地。以誇恢
復。遂至趙范趙葵全子才三帥。凡二十萬盡殲。江南百餘年兵糧積聚。輦載之北。盡空
京襄。四川沿邊百郡盡失。此于致變之餘。又致寇一也。時元主兀窟解。即感沒真弟
斡噴之子代立。韁靼于是再傳矣。去之三十五年。丁大全以狂怪當國。取貨袁珍。使
守九江。掠取貨百姓。以償帥債。漁舟不勝其毒。一旦導北舟南來。致寇二也。時元主
蒙哥。又兀窟解弟馳樂之子。韁靼于是三傳矣。初元舟之偷渡也。賈似道正董師江
上。事急。嘗約元和。已而會曹世雄斷彼浮橋。蒙哥敗于合州。憤死軍中。寇鄂渚。忽必
烈急歸謀立。解圍去。似道因自詭有再造之大功。掩復約和之事。不復言。元遣使郝

經來求如約。似道幽之真州十四年不報。元遂得歸曲于我。致寇三也。時元主忽必烈者。元窟鵠之弟。闖出之子。于蒙哥為從兄。始效女真立年號。置官稱。韃靼于是四傳矣。致變三。致寇三。而又值韃靼之方張。如此國欲安得乎。理宗在位四十年。嘗得皇子早薨。育潛邸母弟之子為子。是為度宗。

丞相杜範。台州黃巖人。端平更化初入朝。首言不惟未覩更新之效。或者方有浸不如舊之憂。其弊皆原于私之一字。而今吾君吾相。皆未免于私。上除公監察御史。劾江州守臣何炳。丞相私親也。疏匿不行。公言一守臣之未罷。其事小。臺諫之言不行。其事大。沮臺諫之言猶可。陛下之旨不行。豈勸精親政之時所宜有哉。丞相鄭清之大怒。奏公粉飾擠陷。公言丞相之與臺諫。官有尊卑。事關一體。大臣欲扶持紀綱。故必崇獎臺諫。聞有因言而待罪。未聞有諱言而含怒。呂夷簡有社稷之功。而歐陽修論之。文彥博負天下之望。而唐介劾之。况于夷簡彥博未能萬一。乃屢牘謗讟。欲于臺諫爭勝負。因率合臺諫論其事。併論制閩詐謀罔上。清之愈忌之。奪公言職。除太常寺少卿。公五乞歸。上皆不許。復除公殿中丞侍御史。時襄蜀俱壞。江陵孤危。兩淮震恐。遂極論清之挑橫強敵。幾危宗社。及論其子弟招權納賄。貪冒無厭。盜用朝

廷錢帛易貨外國。具有實狀。蜀帥趙彥呐喪師害國。僉書樞密院李鳴復交財比奸。事未行。合臺與太學生交攻之。鳴復猶倦憊不宵去。公謂閣門使于班行手扞之。始出。公亦坐是再奪言職。除起居郎。公扁舟徑歸。尋差知寧國府。救荒。嘉熙四年。趣入朝。復言端平更化。相位非人。無能改于其舊。而旁蹊邪徑。捷出爭馳。敗壞汗穢。殆又甚焉。併陳當時宰執與凡內而百執事。外而邊帥守臣。偷惰苟安。徇私忘公之弊。忠憤感發。聞者歎竦。自是遇事無不極言。淳祐二年。除同知樞密院事。先是。當國者專權。同列但押敕尾。公既入都堂。凡行事有得失。除授有是非。悉抗言無隱。時相史嵩之。雖外示涵容。內甚忌之。劉漢弼入臺。劾右正言葉蕡。蕡亦繼劾漢弼。既俱罷。獨蕡寵閣職。公言蕡先被劾。已為罪人。尚處臺諫之權。以為報復之地。其罪尤重。而反寵之。退復嵩之曰。濮斗南。劉晉之小人無忌憚者。丞相何不去之。乃復留要地耶。嵩之滋不悅。俄除晉之諫議大夫。四年正月。除公知樞密院事。亦除李鳴復參知政事。使公羞同列而自去。公即日竟出關上。亟遣中使召回。且敕諸城門。不得出公。會大學諸生伏闈留公。而斥鳴復。且併及嵩之。嵩之乃急遣其客劉機密約晉之輩。併論公與鳴復。公始得遂其行。會嵩之遭喪。謀起復。不果。拜公右丞相。中外驩呼相慶。上親

書開誠心。布公道。集衆思。廣忠益。賜之。公上五事。一曰正治本。謂行旨當嘗出于中
書。二曰肅宮闈。謂宮府當同出于一體。三曰擇人材。謂當隨才授任。久于其職。毋徒
守遷轉之常格。四曰惜名器。謂如文臣賜職。武官閭衛。不當為徇私市恩之地。五曰
節財用。謂近自上始而考封替國用之出入。求鹽筴楮幣之更變。且乞早定太子。凡
內降盡封還。堂闈盡撥還吏部。上求治益急。命宰執各條政事。公條上十二事。皆當
世要務。孟珙久擁兵上流。人疑其難制。公戒以同心徇國。母以術相籠駕。珙感謝。願
效死不辭。元兵大入五河。絕中流。置營柵。且以重兵綴合肥。冀必取壽春。公命維揚郡
諸。東西策應。元卒敗去。計功行賞。無不曲當。軍士悅服。公孜孜體國。雖疚疾不廢機
務。為相纔八十四。薨。年六十四。上震悼。御札賜謚清獻。公有令質。以聖賢格言為實踐
躬行。有田僅二頃。平生不增尺寸。室廬僅庇風雨。自公未貴。人已比之司馬公。上亦
嘗以司馬公目之。其後清修苦節。身若不勝衣。至臨大節。責育不能奪。天下候其出
處。為休戚。得政未及盡設施。遽薨背。識與不識。皆相弔失聲。輶車所過。聚祭巷哭。其
迹往往類司馬公。時司馬公承新法蠹民之弊。可決裂變之一日。公乘權臣蠹壞風
俗之弊。非一旦可變。此其效為不同。然司馬公受知宣仁。公受知理皇。皆所謂千載

一時。乃皆天奪之速。志士仁人所為掩卷於邑。而不能已已者也。前乎公為相者。李宗勉以清儉名後乎公為相者。游侶董槐程元鳳。皆世稱善類。其可相而堅不可相者。是曰崔與之。

崔與之。廣州人。寧廟朝詳刑廣西。除害雪冤。不勝紀述。帥淮東。首急邊防。浚濱廣十二丈。深二丈。西城濠勢低。疏塘水為限。崩月河鈎橋因滁陽山林。創五寨。結忠義。分維揚兵。同習馬射。又欲募民為萬馬社。時相不果行。李全來歸。公謂必有後憂。劉璋潛以密劄取泗州。大敗。致寇而欲和議。公謂不可行。時相皆不果從。以召還。會蜀亂。復帥成都。尋令護西蜀。先是將帥以不協敗。公至。勵以大義。將帥協和。而軍政始立。先是安丙納韃夏。合從之請。會攻秦翼。韃夏爽約不至。而我師敗。公至。諭以通使當專介持書。不可輕兵徑入。而韃夏始不敢私有請。先是邊民歸附者。疑不敢納。公至。鏤板邊關。開諭招納。金自是上下相疑。以至于亡。他如增馬價而馬政始舉。飭關隘而邊防始密。初至。庫錢數僅踰萬。後至千餘萬。蜀知名士無不薦。河帥趙彥呐。時最有名。公獨察其必誤事。囑時相勿用之。後彥呐竟亡蜀。終公在蜀。金不敢犯。後公以疾告歸。朝廷以鄭摶代公。金謀知之。即大入。公再為一臨邊。金退乃還。除禮部尚

書不拜。便道徑歸廣州。理宗即位。除帥長沙。辭。除吏部尚書。至親酒宴。
翰以趣之。皆力辭。金亡。朝廷議取三京。公聞之。頓足浩歎。繼而予祠。亦辭。廣州軍亂。
就除廣州。既拜命。盜甫平。即解印。辭。拜參知政事。拜右丞相。皆終辭。至十有三疏。嘉熙
三年。乃得致仕。其家居。祠廩月財量受數十千。自嘗領鄉郡。絕不復受凡俸。餘皆以
均親黨。致仕之歲。十月一日薨。遺戒不得作佛事。得壽八十有二。公之不作相。天下
至今高之。公豈以不作相為高者哉。天下安危繫于邊閫。或乃視為貨賂交私之地。
公帥淮帥蜀。嘗獨盡心焉。而不得行。天下事已可知矣。及金滅。韓興。正國家當憂危
之日。反挑強敵以開厲階。天下事又可知矣。尚何相為。故傑然之材。惻然之心。超然
之見。近世惟公一人而已。公豈不得已而辭者哉。然則天下素所望其為相者。真德秀。
言論丰采。文行聲績。獨重嘉定寶紹間。僉謂用則即日可太平。端平親政。趣召至朝。
正當時道升降安危之機。畧無一語及之。乃阿時相鄭清之。飾其輕舉敗事。謂為和
扁。代庸醫受責。又以清之開邊地。建議御關。卒以府庫不足犒賞。事不可行。殿前諸
軍質貸備衣裝。無以償。故開延及州郡兵。皆閑。自是軍政不復立。公知貢舉事。復喧
罵出院。除政府。未及拜。以疾終。又有將欲相之。而不及相者。袁甫。端直廉靖。歛歷多

惠政立朝所值時相皆鄉人。前後無一語阿私于史彌遠。則言其老當還政于鄭清之。則言其履危害民于史嵩之。則言其不可為相。又嘗因邊遽條上十事。皆切時務。聞李宗勉薦為相。上方欲相之。會以病終。

唐璘。威武古田人。擢監察御史。首疏言丞相鄭清之用時文之才。為經世之具。不顧民命。輕挑兵端。不度事宜。頓空國幣。委政厥子。納交商人。賄塗大開。小雅盡發。墮瑣姻姪。敢預邪謀。視國事如俳優。以神器為奇貨。都人側目。朝士痛心。盍正無將之誅。以著不忠之戒。○自註。邪謀之說。讀之驚人。而世罕知其事。嘗見蔣峴尚書家子弟言。理宗丙申四月乍暖。飲糖霜水過多。致疾頻甚。汪之道有異謀。欲奉上為太上皇。賈似道聞之。密告其姊貴妃。轉聞上。先事亟逐之。或誅之。凡其黨盡屬蔣峴。以他事黜之。之道出入清之相府最密。併疑及清之。是年秋宗祀雷變。併逐之。清之未必知其謀。璘之論及此。亦風聞也。之道惟謫居婺州。終其身上寬厚。亦終不加誅。○又譖鄭清之妾庸誤國。縱其子世昌。移易公家五十萬緡。受殿帥王鑑十萬緡。彈鄭性之懦而多私。黨庇姦庸。彈李鳴復詔鄭損得薦。迎合鄭清之。得擢臺端。交結史賓午。得登政府。會杜範亦彈鳴復不行去國。璘遂七疏乞出而去。

王萬。婺州寶婺人。除監察御史。會史嵩之自江右督師入相。萬直論其不可。不聽。出萬為大理少卿。萬即日扁舟徑歸常熟縣寓舍。五得除。皆力辭。卒致其事。嵩之敗。上思其言。手詔褒之。賜田五百畝。錢五千緡。贍其家。

洪咨夔。臨安於潛人。除監察御史。擊逐史彌遠。貪黨居多。會同臺王定。誣訛正人。劉漢弼。咨夔攻定。遂與定俱出臺。先是在丞相帥淮帥蜀。皆辟與偕行。禮為上賓。理宗立。入朝。言濟王之死。非陛下之心。當國者憲之。輪對又言李全必有後患。遂鐫罷。端平入見。會蔡州以完顏守緒骨來獻。時相侈為盛事。以薦太廟。咨夔奏寒灰而認殘骼。雖離婁無所用其明。况與強為鄰。抱虎枕蛟。事變叵測。顧可侈因人之獲。使邊臣論功。朝臣頌德。且陛下知慕崇政。受俘之元祐。獨不鑒端門受降之崇寧乎。咨夔在嘉定寶紹不合。在端平又不合。素行既高。又文足以達。故一日入臺。未采震天下。時蔣重珍。王遂。郭礎。卿。皆入臺。有直聲。劉漢弼再入臺。攻史嵩之。直聲尤著。既沒。上賜贈其家。加于王萬。且謚之曰忠。表其閭為忠諫坊。凡皆臺諫之賢。臺諫國之紀綱。理宗能一一崇獎之。四十年之治。多繫其力。故敬錄其人如此。然臺諫為天子所逐。權奸。使不得害于而國。固專任臺諫之力也。臺諫為權臣用。空其善類。使天子孤立。

而國以危。亦專任臺諫之弊也。臺與諫為虛位。君子居之。國之福。小人居之。國之禍。小人十常八九。君子十無一二。二者之分。在為天子用。及為權臣用耳。故天子以親擢臺諫為賢。宰相以不私薦臺諫為賢。臺諫以不可私宰相為賢。臺諫官本九品青衫。一經親擢。即權重宰相。祖宗立法。意果何在。奈何不問其人之賢否。而一切任之乎。不辨其言之是非。而一切任之乎。理宗于臺諫之非其人者。夜半片紙。時加斥逐。故終理宗世。國家無已甚之禍。其人不足以汙簡冊。故不錄。在法臺諫不報謁士大夫。而近或遍發邊閩監司郡守書。使曲獄私舉。以濁亂天下。在法臺諫避嫌鄉郡。而近或劾其鄉之郡縣長吏。使子弟僕僕。皆得橫行州縣。在法臺諫搏擊權奸。不毛舉細故。而近或聽游士受賂之言。取縣令振職。抑豪強稅籍者。率鐫罷之。名曰月課。使人才推折。根本大壞。窮民反代豪強納官。至于重輸白納而無所訴。凡此三者。雖皆臺諫未流之弊。有能申明著之令甲。亦非小補云。

度宗立十年。恭儉小心。委政舊輔。賈似道。值年穀屢登。四方無虞。似道益以驕肆。遠違君父。養傲湖山。自號半閒老人。而遙制朝廷之命。不知皆天所以益其疾。咸淳十年甲戌七月。上崩。是年十二月。元兵北渡。國事遂至于不忍言。似道亦竄謫死矣。